

漓江年选 品质悦读 恒久珍藏



熊育群《无巢》

田耳《一个人张灯结彩》

叶广岑《逍遥津》

吴君《亲爱的深圳》

白雪林《霍林河歌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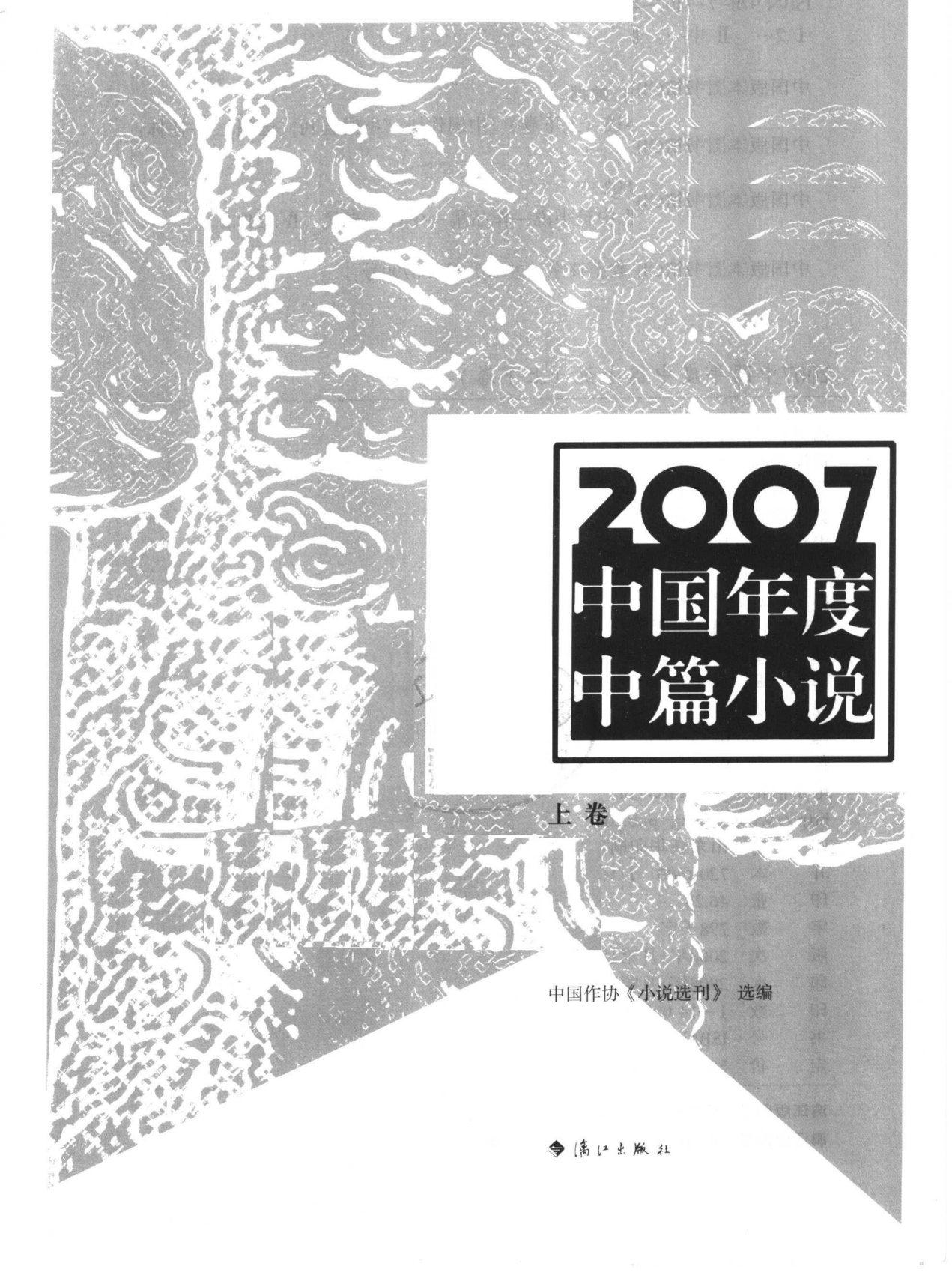
迟子建《起舞》

中国作协《小说选刊》 选编

2007 中国年度 中篇小说

上卷

漓江出版社



2007 中国年度 中篇小说

上卷

中国作协《小说选刊》选编

◆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07中国年度中篇小说 (上下卷) /中国作协《小说选刊》选编.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08.1

ISBN 978-7-5407-4002-3

I .2... II .中...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88799号

2007中国年度中篇小说 (上下卷)

选编者 中国作协《小说选刊》

责任编辑 庞俭克

美术编辑 石绍康

责任校对 徐明田芳

责任监印 唐慧群

出版人 李元君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址 广西桂林市安新南区356号

邮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3896171 010-85893190

邮购 0773-3896171

传真 0773-3896172 010-85800274

电子信箱 ljcb@163.com

<http://www.Lijiang-pub.com>

印制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开本 720×980 1/16

印张 46.25

字数 798千字

版次 2008年1月第1版

印次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4 000册

书号 ISBN 978-7-5407-4002-3

定价 58.00元 (上下卷)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编者的话

由本刊编辑的《中国年度中篇小说》和《中国年度短篇小说》，作为优秀作品的年选本迄今已有十一年的历史。这套由漓江出版社出版的选本之市场成功，证实了它的文化传播力，不仅为读者提供了本年度优秀中短篇小说创作的成果，也为文学研究提供了较为全面客观的文本参照。

众所周知，这十年来的中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中国不仅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而且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也在逐步扩大。尤其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经济全球化与一体化的进程加快。据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影响就是世界的影响，中国的问题已变成全球的问题。

文学创作说到底是对现实生活的能动反映，无论这种反映是直接的，间接的，或是曲折的。因此，中国的巨变不可能不使作家笔下的生活也产生相应的变化。面对这样的挑战，中国作家在创作中努力寻找新的主题、新的叙事资源、新的故事和新的人物，乃至新的语言，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我们单独读一篇作品时，也许感受不到这种变化；我们仅阅读某一年的选本，也许还不能清晰地勾勒出这种变化的轮廓。然而当我们把十一年来的选本稍做对照，这种流变便会凸现面前。历史是个很坚硬的东西，任何人都超越不了历史的规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套选本的商业成功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文学史的积累和这个过程种种耐心和坚守。

从2005年起，所谓“底层写作”，由渐渐浮出水面发展成为今日的创作大潮。尽管文学界对此褒贬不一，但这类作品可观的数量和不断提高的质量以及不断深化的主题，却是任何人都不能忽视的现实。本刊一直关注着这类写作，并且不失时机地遴选了其中的优秀之作，我们把这看做是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胜利，认为这体现了文学创作中人民主体性的原则。这种新的文学思潮不是某

个人登高一呼便可形成，也不是某种商业炒作而能持久。它实在是作家们的愿望和良知使然，是创作对生活能动的反映。作品中涉及的“三农问题”“国企问题”“环境问题”等等，都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重大民生问题。作家们能用小说的形式反映这些现实，说明中国作家没有放弃自己的责任和思考；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当代文学的声音没有缺席！

诚然，这类作品作为发展中的文学形态也许还不够“精致”，艺术上还有许多不足尚待完善。但它却是发展中的文学，是不断发现新的可能性的文学，是为自己开拓新的发展道路的文学，因此它也是具有现实感的、朝气蓬勃的文学！而启蒙主题引导下的文学已经成为明日黄花，那种刻舟求剑式的“精致”也无法面对生动的现实。而我们认为：丧失现实感的文学，是没有前途的文学。套用西方文学理论为中国当代文学贴标签是无济于事的，那种深文周纳式的艰深诠释也越来越远离实践中的文学。

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要面对现实生活的巨大变化。艺术标准当然是评价作品的重要标准，然而却不是唯一的标准。历史与美学的统一，应该成为我们恪守的原则。

如何以世界的眼光看待中国现实——即如何在全球视野里认识中国坐标，又如何在这种关照下书写中国经验，这是文学创作面临的两大现实问题，这是真问题。全球视野可以帮助我们走出“乡土文学”的局限，书写中国经验可以让我们的文学不再一味追风和摹仿而沦为域外文学的附庸。这其中还包括我们如何善待自己的历史和传统，如何不人为地割断甚至屏蔽自己的历史，等等等等。

以上文字代表着我们的思考，也期待读者在阅读年选本时有所注意。

小说选刊编辑部

2007年12月于北京

目 录

编者的话	小说选刊编辑部	(1)
无 巢	熊育群	(1)
一个人张灯结彩	田 耳	(38)
逍遥津	叶广苓	(77)
状元羊	吴克敬	(109)
莉 莉	笛 安	(155)
俄罗斯套娃	杨少衡	(187)
颠倒的时光	鲁 敏	(227)
白对联	阿 宁	(251)
美 声	徐世立	(292)
跟范宏大告别	朱山坡	(331)
肾 源	陈昌平	(353)
快乐老家	钱国丹	(412)
淋湿的翅膀	胡学文	(439)
豆选事件	曹征路	(484)
亲爱的深圳	吴 君	(521)
老 家	荆永鸣	(568)
状 态	戈悟觉	(613)
霍林河歌谣	白雪林	(647)
起 舞	迟子建	(684)
附 录		(734)

无 巢

熊育群^①

1

郭运的父亲郭瑞仁用一个编织袋拎着郭运的骨灰就要回贵州纳雍县黄包包村的家了。他满脑子的疑惑，在高楼的晕眩里搅和着——这楼房怎么就砌得这么高呢？四天中，他戴着一顶全新的黄军帽，穿着半新的解放鞋，在广州的大街上走，看不到一块完整的天。

一个月前，郭运就是从这里回去的，他想在自己家里建一栋房。他想建的房子只有一层，但是建一层的房，他打了六年工积攒的钱也还是不够。要建房，他还得继续出来打工。

父子俩相继来到广州，前后只差七天。七天前，郭瑞仁把儿子送上去贵阳的长途客车，约好春节回家。七天前，郭瑞仁只知道广州、深圳这样的地名，它们是什么样子的，他有过零零星星的想象，但对二三十年没出过远门的郭瑞仁来说，他怎么也没想过自己会到这样的地方来。是儿子的死讯让他到了广州。

郭瑞仁在广州的马路上走，无法找到儿子的踪影。儿子怎么就会在这个陌生地方永远消失呢？他真的不回去了？更令他无法接受的是，儿子还是一个杀人犯！

① 熊育群 生于上世纪60年代，湖南汨罗人。主要从事诗歌散文创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供职于《羊城晚报》。

2

半个月前，郭运回到家，耳根突然安静下来了，静得耳朵里面发出轻轻的喳喳声。习惯城市的耳朵一时习惯不了乡村。视线里，也看不到什么动的东西。只有山，一座座孤峰耸立，这些石灰岩的山，像他小时候那样一直就耸立在那里，任这个世界千变万化，它好像从来不曾变化。只是郭运觉得它比从前矮了许多。小时候记住的东西，等到人长大了，特别是人离开它了，出远门了，再回来的时候，原来高大的东西都会显得矮小许多。他坐在自家门口望着这些山峰的时候，父亲郭瑞仁已经背了一大篓洋芋进门了。他在自家门口坐了一个上午。燥热的蝉声在樟树上此起彼伏。

比起深圳那些高楼，这些山真是些废物。郭运想起自己第一次到深圳，一下汽车，一栋黑色的大楼阴影把自己全罩住了，那栋楼离自己还远着呢，隔着一个大广场。阴影从地上爬过来，让水泥地发出一种幽暗的蓝光。他抬头看了一会儿，脑子里模糊地想到过老家的山，那一座座石灰岩的山，它们谁更高呢？他那时站在高楼的阴影里等他的中学同学王福田。

王福田与他一样都是乡下人，但他进城没几天，就看不起乡下人了。郭运本来也梦想着做一个城里人，但在城里打了两三年工后，他明白凭自己这身本事是一辈子做不成城里人的。他认定了自己只是个乡下人，城市只是临时的栖息地，他像一只鸟，巢筑在乡间的树林里，到城里只不过是来觅食的。在觅食的时候，他时时想着自己的巢，在外受了欺负，人家给他最差的食吃，他也能忍。因为他一想到自己温馨的巢，眼前的一切就都变成临时的了，临时的忍一忍就过去了。他在想象中把童年的日子越想越好，把黄包包村的巢也越想越美。时时拿村里的长处与城里的短处来比，心里不知有多熨帖。

这一个上午，离开了深圳的混凝土丛林，回自己的巢了，自己为什么还老想着它呢？

一想到深圳，郭运就变得有些焦虑了。他从深圳回家是8月10日，今天是第几天了？他喊：“爸，今天几号？”没人应，他再叫。屋里传来一声“哪个晓得，好像古历二十六”。问了也白问。郭运哪里晓得古历是多少。他想起问问女朋友，就打开了手机，打通了女朋友的动感地带。那边嘟嘟响过三声，就跳出了女朋友杨萍甜甜的声音。她问他在家干吗。这一问让他更烦了，直愣愣就问她今天几号了。杨萍反问他，问几号干吗？你回去九天了。房基选好了

吗？正在郭运犹疑的时候，母亲龙上英叫他吃饭了，他就匆忙说了一句，家里宅基被做了规划，还在托人找路子，有消息我会告诉你的，说完就挂了电话。

郭运清楚，这房是砌不成了。不但宅基还没着落，就是砌屋的钱也还差了好几千元。原以为六年在外面辛苦赚的钱，可以砌一栋平房，没想到在黄包包村砌屋比他出门打工时贵了快一倍。他听到砌匠跟他算完账，人一下就像从大热天掉到冰窖里了。他望着那个留着稀薄胡子的砌匠，觉得进门时，他是俯视砌匠的，现在怎么就觉得自己萎缩了，他得仰视他才成。他听到了自己说出的话：“还能少一点吗？”声音又尖又细，气息也没有那么顺畅。砌匠是郭运家的远房亲戚，他把嘴上的稀薄胡子弄得一抖一颤的，好久不见嘴张开。郭运盯着这些稀稀拉拉的胡子，等着他张口。“这是最少的了，要降价，只有不粉墙，不做水泥地。”砌匠又算了一把，抬起头，报了一个数字。轮到郭运算了，他算数时喜欢闭上眼睛，等他睁开眼睛了，数也就算好了，算来算去，还是差了四五千块。

家里这栋低矮的红砖房，早已经破烂不堪了。比城市里那些流浪者搭的临时窝棚好不到哪儿去。外面刮大风时里面刮小风，外面下大雨房里下小雨。一块块砖好像极不情愿地凑合在一起，把缝裂得拇指一样宽。看着这些已被无数手指摸得发黑的红砖，他心里就堵得慌。女朋友跟他约法三章，没砌房子她不回来，没砌房子不能公开他们的关系，没砌房子她不嫁。他辞了工，就是回来砌房子的，他要把杨萍娶回家来，他不再想出远门了，再也不想过那种外面漂泊的日子，他需要安安稳稳过正常人的家庭生活。但一切梦想被这几千元钱拦住了。

刚到家时，他和杨萍还热线联络着，短信一刻也停不下来。他想着她，有时，他还走到村口玉米地里给她打电话，说些疯话，掉眼泪的话。尽管话费难以承受，但他整天跟掉了魂一样，像瘾君子来了毒瘾，爱情有时候就是一种病，他听到杨萍的声音，病就好了，就觉得心里安定了。

虽然只有几天，郭运觉得回来很久了。在黄包包村转悠，村里只有老人和孩子，年轻人都出外打工去了。狗冲着他吠，他吹口哨，给狗招手，几条恶狗不买他的账，认定他是个外来人。想想以前，他也是喂过狗的，全村哪条狗见了他不是老远就摇尾巴的。现在他回来好几天了，仍然把他当作危险人物，对他丝毫不肯放松警惕。郭运一气，捡了石子就扔了过去，狗群怪叫着跑远。但跑远也不过是几十米，没多久就又转了回来，继续朝他吠着，音量更加宏大了。

村里出来一个老人或者小孩，一看是郭运，对着狗吼几声，它们就乖乖走远了。郭运觉得心里别扭。

经过人家地坪，鸡在地里刨食，他走路的速度惊得刨食的鸡咯咯直叫，扇动着两个翅膀飞跑到一边去。郭运意识到自己走路急匆匆的样子，与村里人不紧不慢的走路大不一样了。他觉得自己真是变了，变得与族里的婶婶伯伯多说几句话的兴趣也没有了，哪怕人家主动打听他在外面的情况，他也是用不能再简短的话搪塞过去。郭运不是不想说话，他遇到合适的对象又说又笑的，为什么回村里了他连个说话的人也找不到呢？以前在村里，他可是快快乐乐的，没有这样格格不入啊！怎么回来了却这样孤单！自己好像把自己当外人了，总是以一个局外者的眼光观察一切。他很讨厌这样，城里人看乡下人总是很优越很居高临下的，自己怎么也这样看自己的乡亲呢！在外他很喜欢那些唱乡愁的流行歌曲，唱过后好像乡愁就没那么浓烈了，但回来了仍然感觉有“乡愁”，这种“乡愁”又不是那种乡愁，是一种他无法说出来的滋味。

杨萍在电话里跟郭运说，她也做好了辞工的准备，房子一上梁她就赶回来。但自从砌匠来过之后，他们的热线就慢慢冷了下来。有时他去地里帮父亲收洋芋，就把手机扔在家里，不想带着它在身边。这样好像烦恼也离自己远一些了。

中午，母亲做了洋芋炖猪肉，香气从房里飘得老远，连狗都知道今天中午有肉吃了。他闻着这气味，感到温暖。小时候，每当闻到这气味就知道又是一个什么节来了。不过节哪来的肉吃。这样说来，他回来已过了好几个节了。差不多隔天吃一次肉。父母靠家里几亩薄田过日子，刚够填饱肚子。每月的油盐钱都要发愁。肉一个月才吃上一次。这是父母破例为他做的。他为自己没能让父母过上好一些的生活而内疚，他怨自己无能。回来的时候，他一进家门就塞给母亲三千元钱，在外六年也没怎么孝敬过父母，每次回家，父母只收他一两百元钱，总是嘱咐他攒点钱，将来娶媳妇用。他这个岁数在农村早已到了娶亲的年龄了。这次不出去打工了，就一次性给父母一笔钱，让他们慢慢花，再也不用油盐柴米操心。他要让他们为自己赚的钱而惊喜一次。他想尽一份孝心。

他还给母亲买了一件红色罩衣，两双塑料凉鞋，到了贵阳又加了一大包洗衣粉，给两个侄儿买了糖果饼干和学习用品。到了纳雍县城，想着没给父亲买什么，又折回日杂市场，挑了一顶黄军帽，一双黄色解放胶鞋。

郭运回来得少，两三年才回来一次，他舍不得路费钱，一般住上几天就走，也是为了早点上班多挣几个钱。父母心疼他，这次回家，母亲头天就把自

家的鸡杀了。这会儿龙上英叫得欢：“娃啊，娃啊，吃饭啦。”“去把你哥也叫过来。”他哥郭仪就住在隔壁，郭运懒得动，扯着嗓子喊：“大哥，妈叫你来吃饭咧！”那边却没有有人应。他还在地里没回呢。

郭运以为自己奋斗了六年，积蓄了一点钱，回到黄包包村也许不会过从前的穷日子了，他曾因交不起学费，初中辍学了两年，后来父亲给他凑齐了学费，他才跟着比自己小两岁的弟弟妹妹初中毕了业。没有钱，高中不能上了，他回家帮父亲干点农活。现在，他打了六年工还是不能翻身。心爱的女友可能会因此而离开自己吗？她是那样希望有一栋自己的房，但现在他做不到了，能告诉她真相吗？不能！他还要做最后的努力。他不能失去她。

3

郭瑞仁见到郭运，郭运躺在一个玻璃盒里，脸上早已失去了血色，又冷又硬。第一次陈列床上没有人，工作人员摁下起降机开关，身上盖着白布的郭运才缓缓升了上来。

一号大厅好像永远都是安静的，好像这安静有一种期待，就是期待哭声。巨大的寂静是一头嗜血的巨兽，这血无疑就是这空荡空间里突然喷发的哭泣。大厅里虽然灯光通亮，郭瑞仁仍然感到有些幽暗。

龙上英看到儿子，腿一软，身子就瘫跪到了冰冷坚硬的地上，号啕大哭起来。她的哭声在大厅里回旋，空荡、孤单、突兀，没有接纳它的地方，它就在里面横冲直撞，像一头进入城市的水牛。这安静之地从没遇到过这么放肆地哭。龙上英又是嚎又是喊，声音像一股突发的山洪，完全不管不顾。她伸出手想摸一摸自己儿子的身体，手掌碰到的也是坚硬冰冷的玻璃。“运娃，娘来看你了，你醒醒啊！你看看娘啊！”冰冷坚硬的玻璃把她的哭声挡在了外面。

郭瑞仁眉头拧成了一座山，目光在瞬息间变得异常苍老，他先盯着郭运的脸看，随后缓缓扫过郭运的身体，口里喃喃自语：“这是运娃，运娃的牙齿就是这样的，嘴唇盖不到左上边的牙。”随即身子一瘫，再也无力支撑……

这并不是梦，在郭运离开黄包包村一周后，郭瑞仁、龙上英也上了广州，在广州殡仪馆见到了死去的儿子。

这一天，雾蒙蒙，雨淅沥，天地灰暗一片。他们一早就起床，龙上英多穿了一件灰色外套。郭运的大姐夫张同、龙上英、郭瑞仁都知道，这一天是去殡仪馆认尸。

他们起床后就没有说话，早餐也没人吃。一家人先到了天河刑警大队。张同很快拿到了认尸证明，只有凭借这张薄纸，他们才能见到郭运。张同把它放在贴身的衬衣口袋里。

一路都是沉默。车窗外风声呼呼，闹市的车马喧哗像皮糖一样粘着就再也扯不掉了。龙上英把车窗摇了起来，头无力地靠在窗上。郭瑞仁坐在她身边，双眼紧闭。声音仍然在所有的空间里嗡嗡响着。

殡仪馆建在一处开阔的地方，前面有草坪，走过大片绿地，灰色的圆形建筑摊开很大一片。到了殡仪馆办事大厅，旁边的葬礼用品店，摆满了花圈、寿衣、骨灰盒。张同办过手续，他们到达一号大厅，龙上英、郭瑞仁被人扶上十级台阶。

工作人员都吃午饭去了。他们在门口长椅上坐了二十分钟，大厅门“吱吱”打开了，里面传来一声：“郭运的家人——”郭瑞仁、龙上英慌忙起身，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儿子会到这里来与他们见面。这个从没看见过的巨大的灰房子，只有他们孤单单三个人影，大厅的空荡和安静一下就把他们吞噬了。他们像走进人生最深邃的梦境。

4

郭运第一次见到杨萍是在她的宿舍。同学王福田在汽车站接上他后，就把他带到南山的一家电子厂。杨萍在这里做工。他们都是贵州纳雍人。两年前郭运回家过春节，碰到了也是回家过春节的王福田。郭运在广东开平打了四年工，每月工钱几百块，而深圳打工的王福田一个月有一千多元的收入。他就决定春节后不去开平，转去深圳了。

那天，他下了汽车，站在大楼的阴影里，一个人从身后推了他一把，他认出了同学王福田。他一高兴正欲抓一把他的肩，王福田轻轻往一侧闪了一下，他举着的手空空荡荡，在半空中呆了一下，拐了一道弯抓着自己的头发。他对着王福田笑，“辛苦啦。”王福田伸出右手抓着编织袋一侧的提绳，他赶紧抓紧另一面的绳索，就随着王福田向着大楼阴影的深处走。

他有很多事情想问王福田，但一看他不太情愿说话的样子，就跟着他一路闷走着。王福田带着他走到人行道上，他就走到人行道上；带着他横穿过画着白色线条的马路，他就横穿过马路；带着他上人行天桥，他就上人行天桥。

那栋黑色的大楼就在身边转啊转，模样一会变一个样，一面是凸出来的，

另一面凹了进去。从他们身边不断有人走过，他们脸上的表情也灰着，看不出喜怒哀乐，很少有人说话。只有嗡嗡的汽车声，还有红绿灯交替时汽车发出“吱——吱——”的轻微刹车声。汽车的喇叭也是哑着的，大家一起走一起停，没有谁出声。

郭运觉得到底是深圳，与他见过的世界就是不一样，连街道也是干干净净的，楼房一栋高过一栋。黑色大楼突然之间就找不到了，另一栋更高的白色楼房出现了，他有点惊喜，但看到王福田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他也就把脸木了下去。

在衣着光鲜的人群里，郭运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衣服实在太脏了，挤车时又给弄得皱皱巴巴的，编织袋用了两三年，被人踩踏过，比他看到的一个垃圾桶里的东西还显脏。

高楼大厦已经把天空遮得几乎看不见了，里面的灯光辉煌一片。迎面走来的人闪到一边，郭运这才意识到他们不是出于礼貌，而是嫌他脏，怕弄脏了自己的衣服。一刹那，郭运觉悟到了自己闯到了另一个世界，一个他不熟悉的但却富有的世界，他是那样渺小，他感觉到身子里面隐隐的恐惧像呼吸一样在散发。

他们终于到了公共汽车站，坐上了往南山的公交车。天就在那一瞬间黑了下来。郭运看到路灯在他一转身时齐刷刷地亮了。

吃晚饭的时候他就认识杨萍了。她帮王福田和他各打了一份快餐。郭运到工厂的时候，工厂已经关了门，食堂也关了门。杨萍在宿舍门口等着他们。

5

郭瑞仁听记者说郭运有女朋友，他说他从来没听郭运说过。他木在那里，想了半天，儿子天天在身边转悠，自己怎么会不知道呢？有一次，他看到儿子在菜园子里打电话，他只看到他的背影。但儿子走到地坪时，他发现他的眼睛有些湿润。他心里掠过一丝不安。再后来是玉米地里，他去看牛，看到儿子在玉米地埂上打电话，他叫了一声“运娃”，他没听见，他再叫他时，他已挂了电话，问他要到哪里去看牛。郭瑞仁说，就在前面岩背。郭运就说他要上一趟县城，去找一个同学。郭瑞仁认为刚才的电话就是同学打来的。他呵斥了一声水牛，说晚上早点回来，就往前走了。

为什么有了女朋友不告诉家里呢？郭瑞仁是认真问过几次的。他的侄女郭

晶来家里玩，说起郭运谈女朋友了。龙上英忙问她消息哪里来的，侄女说，外面打工的人说的。晚饭后，她把郭运叫到一边，问：“运娃，郭晶说你有女朋友了，干吗不告诉娘？”郭运说：“娘，别听郭晶瞎说，娶亲的钱还没有，哪敢谈朋友。”龙上英叹了一口气，“娘是知道你的难处的，谈了朋友也不要瞒着娘，记得告诉家里。”这些话郭瑞仁在一边都是听见了的。

住在广州的宾馆，郭瑞仁闭着眼睛想，想想起一些什么来。又有一个细节出现在他脑子里，那天晚上，他出门小解回房，听到郭运在说梦话，起先他没在意，躺到了床上，郭运越说越冲动，“萍，萍，萍萍……别走。萍，我不能没有你呀，不能没有……真的……一辈子。”说着说着还哭了起来。郭瑞仁叫了两声运娃。郭运没声息了，大概被叫醒了。郭瑞仁认为他在做噩梦。他白天干活太劳累了，上床不久就睡着了。想着第二天问问他晚上做的什么梦。但第二天一觉醒来，他就忘了这件事。

郭瑞仁心里哀叹着自己怎么这样大意！于是又想起了另一个晚上的情景，他被一阵响动惊醒，睁眼看到一个人影拉开房门出去。黄包包村还没出现过小偷。他认定是运娃出去方便。那晚月色如水，远处的山影清晰可见。郭瑞仁恍惚中不知睡了多久，也不知道郭运回来睡了没有。等到门再响的时候，他弄不清儿子出去了多久。

第二天依然如此。郭运出门时郭瑞仁看到了从门缝泻进来的一地月光。但这一次他很清醒，好久见儿子还没回来，他就起了床。地坪并不见人影，只有远处偶尔传来的狗吠声。他叫了一声运娃，没人应。他沿着房屋一侧的水沟往前走了一段路，像听到人的哭声，但很快又没有了。他是个居家道士，是信鬼神的。他随即念了几句咒语。他再抬头，发现前面小桥上坐着一个人，他叫一声“运娃——”，那人影应了一声。正是运娃。他吃了一惊，问他为何不睡觉，一个人跑到外面来了。郭运答，屋里太热，外面凉爽，他来乘乘凉的。这天也的确是有些炎热，郭瑞仁也就信了。与郭运说过几句话后，他催促运娃回屋睡觉。郭运不肯，还想一个人凉快凉快，郭瑞仁就说不要一个人呆太久，就先回了。

难道说那若有若无极其伤痛的声音是运娃在哭？

6

郭运与杨萍的爱情说来十分平常。初来乍到，郭运是只落单的鸟儿，孤独、落寞，还有些恐慌。老乡里面，杨萍对他最热情，晚上愿意陪他多聊一会

几天，有时也去逛逛街。郭运懂电脑，他带着杨萍去网吧玩。教杨萍怎样上网，怎样用五笔打字。后来，工厂为丰富员工业余生活，也开了一间电脑房，可以上网玩了，他们就从网吧转到了工厂的俱乐部。

在南山的一个大广场，每晚都挤满了人，有跳露天舞的，有参加卡拉OK擂台赛的，有摆放各样书报刊的摊子，只要交3块钱就可以进去看和玩。广场边有人摆一台电视、一套音响，交3元钱可以点唱一首歌。郭运带着杨萍去唱了几次，还去西餐厅喝过一次咖啡。两个人又一起去学溜冰。

等到郭运跳槽到另一家工厂时，杨萍才发现自己离不开他了。郭运每天也来找她一次。他们的关系就是那时确定下来的。郭运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嫁给我好不好？”杨萍想都没有想低头就“嗯”了一声。那天晚上，他们散步来到了莲花山公园，在草地上，郭运抱起了她，手抚着她的背，呼吸一下就变得粗重了，他闻到了一股奇香。身子像触电一样，全身血管都鼓胀起来了。他的手滑进了她的衣领，抖动得厉害。杨萍闭上了眼睛，胸前那一对脱兔像交给了一个猎人，那猎人的手是一个火把，把她点燃了，一场大火烧遍了她的全身，她感到灼热、窒息，想呻吟。她在烈火中把自己献了出去。

两个寂寞无助的人，最能互相取暖。郭运抱着她，感觉到他坐着的这个地方变成了他自己的，是他在这个城市的一隅。那种漂萍的感觉似乎不再那么浓烈了。他深深吸了一口草木散发的清香，第一次感觉到了亲切的滋味。这是一种幸福的体验。

来深圳半年，他没有觉得有哪一样东西是属于他的。哪怕路边的一颗钉子，都与他无关，都印刻着深圳这个陌生的名字。他似乎总在抗拒着，抗拒周围的一切，直到把自己孤立起来。他看到别人在亮光闪闪的餐厅吃饭，他看到别人打的，看到衣着时髦的人匆匆走过，香水味随风飘来，他觉得自己与他们是生活在两个遥远世界的人。他去商场逛，随便一瓶香水就抵得他一个月的收入；一顿饭，如果点上四五个菜，他得二十天不吃不喝才能把钱赚回来。他在大街上饿肚子，也决不去快餐店买一份快餐，口渴得冒烟，也决不买一瓶矿泉水，他舍不得。尽管他口袋里装着钱，但他时时刻刻感觉到自己穷。穷得让他害怕。他死死抓着口袋里的钱，像抓着救命稻草。他只是晃荡在这座城市的影子，不会有人拿正眼看他，他是多余的，他早已被这个世界抛弃。抓着钱他才觉得自己走起路来有力量。他才知道自己人在哪里。每省一笔钱，他就多一份安全感一份宽慰。他只与杨萍在一起时花钱，他不能让她小看自己。但每花一次钱，他都要紧张得抽冷气，就像抽了他的血。

杨萍关心他，爱他，愿听他讲老家的故事，讲他自己小时候的事，她几乎是他的恩人，她让他成为一个正常的人，可以体会到做一个男人的感受。恐惧感沉降下去了，某种啤酒泡沫一样的东西浮在他的世界。

这个晚上，他紧紧搂着她，身子发抖。远处深南大道一个个从黑暗中划过的车灯，一个过去，又一个过去，没有停息，发着白玉冷光的灯画出了一道道光线。远处工地上，打桩机隆隆响个不停，大地在颤抖，白炽灯把工地照得雪亮雪亮。没有谁知道，在黑暗的深处有两个来自异乡的青年，相依为命，依偎在一起。这个举着大步正匆匆迈进的世界，既抛弃他们，又让他们紧靠自己，让他们看着世界飞速变化，又让他们离这个世界愈来愈遥远，他们时时刻刻感受的是跑进别人城市的滋味，想起自己乡村的贫困潦倒、失去的宁静。乡村不再是城市的母胎，什么时候开始，它变成了城市的奴仆。乡村伊甸园式的时代破产了、终结了，新的世界历史正在诞生。

这个晚上，他们感受到彼此的需要，彼此对温暖的渴望。在这个庞然大物面前，一切变得像梦境了。他们抱得更紧，彼此深深地进入对方的身体，两颗心挤压得快透不过气来。

从这一夜开始，他们感情急骤升温，彼此托付终身。他们说起回家的话题，说到将来，说到砌一栋屋，说到自己清贫而安宁的生活，城市就再也不存在了，庞然大物悄悄退却，世界只有他们两个，夜的花园，彼此成为了对方的巢，爱的温情的巢。

7

郭瑞仁、龙上英今天要去见两个人，那就是小湘女的父母任川和彭小慧。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推着郭瑞仁做这做那，自从接到儿子的噩耗，郭瑞仁就不能再按着自己的意志行事了。他不肯相信刚走两天的儿子会自杀。更不相信儿子会把别人的小孩抛下桥。他了解儿子，清楚儿子这次出门是为了什么。郭运在家时总是乖乖的，从没和人吵过嘴，性情就像个女孩子。但广州来了很多记者，他们把报纸带到了黄包包村。郭瑞仁看到了报纸上的报道——

报纸的标题是用黑色大字标出来的，像从前的大字报：恶汉偷抱3岁女童抛下天桥。副题是：事发中山大道西，小女孩生命垂危，恶汉跳桥身亡。再看内文：“本报讯 3岁9个月大的小湘女，两个月前，跟着妈妈从湖南老家来到广州，和在这里打工的爸爸一家团聚。前天，她第一次去了广州的新苗幼儿

园；而昨天，她却被一个和她迎面走来的陌生男人从人行天桥上抛了下来，至今躺在医院里生命垂危……

“据一位在华景新城公交车站等车的周女士说，昨天上午10点半，她听到桥上传来嘈杂的喧闹声，紧接着她看到有什么东西被从桥上扔了下来：‘到现在我都不敢相信，扔下来的是一个小孩。’她被扔在两辆公交车间，头先着地。跟着，周女士看到一个男人也从天桥上跳了下来，摔得头破血流。小孩的妈妈很快哭喊着跑了下来，喊着救救她的孩子。

“看到这一幕的路人赶紧帮这位失魂的母亲打报警电话，拦出租车。看到没有的士经过，路人就拦住了一辆私家吉普车。车主在了解情况后，载着奄奄一息的孩子和悲痛欲绝的母亲，前往最近的广州市中山三院。

“‘到医院时，孩子已经处于深度昏迷状态，左侧颅骨有凹陷；那名跳桥的男子被送到时，瞳孔放大，呼吸和心跳已经停止。’医院急诊室的医生告诉记者。

“记者赶到现场，路面有两摊血迹，路上散落着一双童鞋。目击者马先生称，事发时，他正在桥上摆摊，由于天气较热，天桥上行人不多，除几个摆摊的外，特别醒目的就是那对母女。‘当时母亲走在前面，一手拉着一辆童车，一手提着菜。那个小女孩蹦蹦跳跳地跟在后面，有时还停下来看看桥下面的车流。’马先生说。几分钟后，马先生突然听到有人大喊：‘你干什么？快把我的孩子还给我！’马先生抬头看到，一个身穿格子短袖上衣和牛仔褲的男子正双手横抱着小女孩站在护栏边。那人离马先生几米远，他抱着小女孩侧靠着护栏，听到小女孩母亲的叫声后，他说了一声‘大姐，对不起了！’突然把小女孩往桥下一抛！……”

郭瑞仁看着这些文字，恍惚是在梦中。他觉得这一定是一个误会，这个男人也许是捡了或者偷了郭运的身份证，也许事情不是这样的，是报道搞错了，也许是郭运在火车上或旅社里被人下了药，他是被人害了，要不，他不会这样的。说不定明天就会变回原来的样子，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场噩梦。

龙上英听说儿子的事情后，哭得死去活来，整天以泪洗面，滴水不进。清醒时，她询问记者什么是天桥，知道是人行过街桥后，又问：“看见郭运带的辣子肉没有，留在天桥上了吗？”这是郭运最喜欢吃的菜，动身前龙上英亲手给他做的。

郭运是全家的希望所在。龙上英有五个子女，一个儿子年幼时夭折，两个女儿都嫁人了，大儿子郭仪在家，一身是病。他听到噩耗当场就晕倒在地里。

有一家广州报社的记者，见郭家实在穷，连去一趟广州的车费也拿不出，